



任航的作品中，野艷的媽媽總是與動物在一起，開放的身體與身邊的事物美麗交纏。

攝影，與真實貼近而又抽離，我們總是在凝住的時空中找尋記憶的所在。來自吉林的任航與來自四川的黎朗，兩代風格截然不同的攝影師不約而同在偶然間拍下至親的照片，在攝影生涯中，回歸根本的情感，不由自主延續成一系列的主題。在這種普遍的情感中，二人以各自強烈的個人風格，重新孕育與至親的連繫。與鏡頭相隔的凝望中，是否更接近心中的視點？

兩種親密

空白的日子

「當時是夏天，8月初，那時候他洗澡，赤身裸體從浴室走出來，準備穿衣服時我看到他的身體，那些原來做過手術的傷口，突然發現他的身體連繫到他的一生，但我們晚輩卻從未細看。」在將近十年的病痛間，黎朗一直忌諱拍下父親的照片，怕攝去他的靈魂。僅有兩張他身體的照片，是父親最後一年、黎朗深知父親餘下日子不多時拍下的。在不算親密的相處中，在鏡頭的距離下，黎朗重新追溯親近的渴望。「兩年後，父親下葬時，看到墓碑上僅僅兩個日子，中間只有一個簡單的破折號。而且周圍的墓碑都是這樣，原來人的一身，除了兩個日期，中間就如此被替代掉了。我覺得這是不夠的，每個人一生中的每一天對他而言都是重要的，而不是由出生跟去世的那一天來呈現的。」於是，黎朗把父親由出生那一天開始的每一個日子，寫在照片上。「但我在他的一生中只是一小部分，許多日子只能憑自己想像。」在書寫那些日子的時候，黎朗繼續找來父親的遺物，填補日子間的空白。在

遺物曾經佔據的時間、拍照的日子、他書寫的當下，還有觀者看見照片的時刻；不同的時間維度重疊之下，黎朗才找到足夠的力量，呈現照片以外，父親那重要卻空白的時光。

不忌諱的身體

與黎朗黑白哀傷的照片相對，任航那色彩強烈關於媽媽的照片，顯然訴說着另一種親子關係。赤裸的交往從小在任航與媽媽的相處中培養，「媽媽從小在我心中的形象都是性感野性的，我們的相處一直沒有什麼顧忌，她會在我面前換衣服，從小就這樣。」任航一直以來的攝影都是赤裸的狂歡，與朋友的聚會相處、脫衣拍照是自然不過的交流。沒有太多的設計，基本上一直是日常的一部分。他不否認家裏放任自由的相處模式，影響着他的攝影風格。「她從沒有談論到我的照片，只是問她要不要給我拍的時候，她問我要不要脫衣服，我才知道她有看我的照片。我們拍照只是在偶爾回家的時候，有時她剛煮好菜，我說想要拍，她就停下來讓我拍。那

些動物是在回家的途中順手找來，沒有預先準備。」然而任航這系列並沒有要媽媽脫光，那是在雜誌提議下拍一輯不是裸體的照片，「我第一時間就想起她，其實一直想拍，但就是沒實行。」在動物的簇擁之下艷麗自信的媽媽，十分滿意照片中美麗的面貌。任航這輯不赤裸的照片把媽媽的身體留給了自己，至今居於北京的他仍幾乎每天都跟媽媽通電話。

《我的媽媽／我的父親》

日期：即日起至2月25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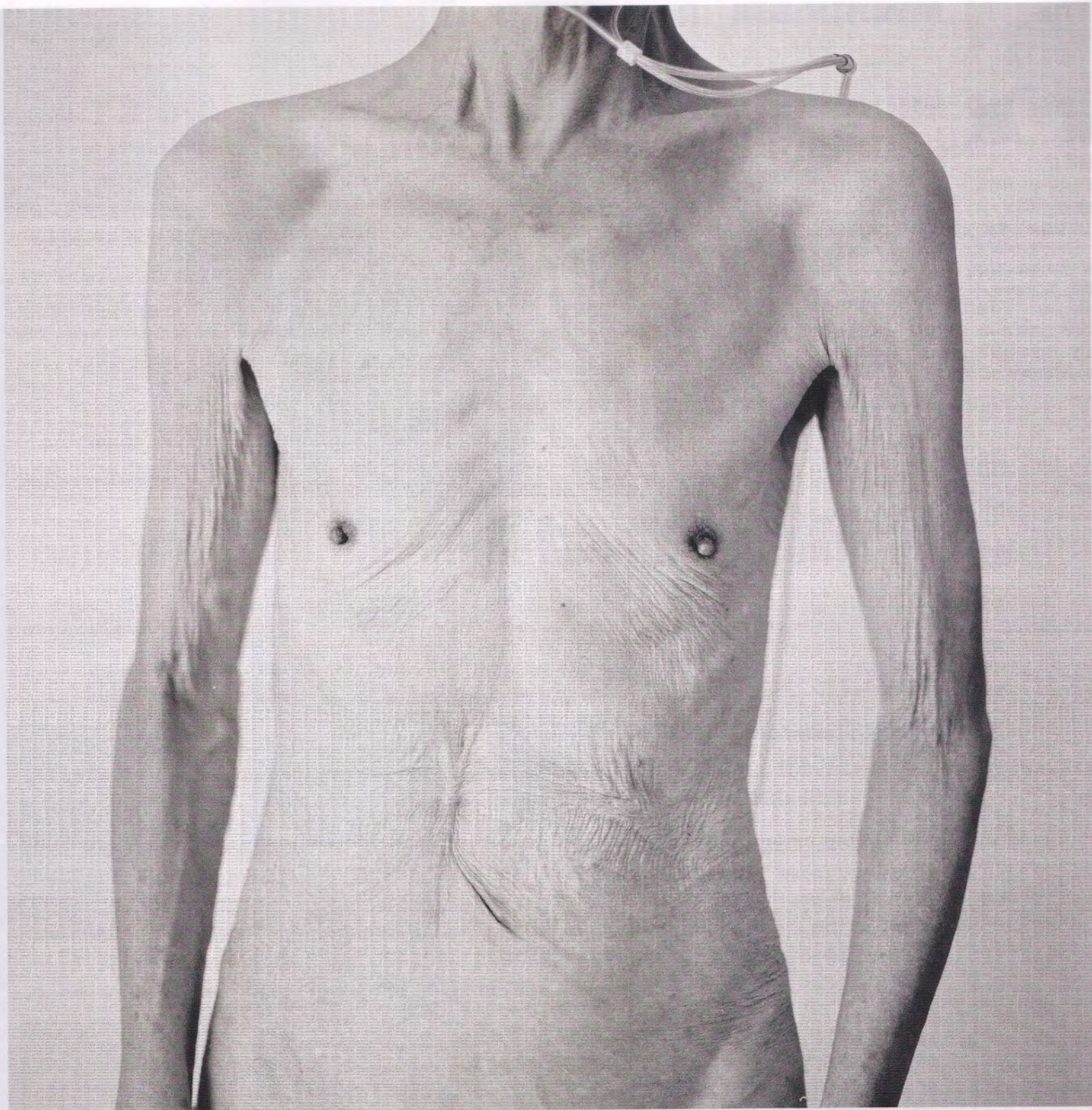
地點：刺點畫廊

（黃竹坑道28號保濟工業大廈15樓）

查詢：2517 6238



黎朗不甘於作品只以照片般存在，在書寫之中，他希望更是一份超越照片的物件。



父親身體上的皮膚，伴隨父親一生，每一條皺褶都是日子的痕迹。

至親的身體

親密不一定於肉體上呈現，但身體在社會中私密的部分往往令人聯想到貼近關係，而貼近，卻可以既空洞，同時激情。兩位攝影師不約而同從至親的身體上捕捉彼此的情感，任航更曾承認荒木經惟是早期影響他的攝影師之一。妻子的身體，在荒木拍攝生涯中有舉足輕重的位置，在至親那深刻的感情之中，這些全然交託於攝影師鏡頭下的身體，在肉慾之外，只剩下毫不保留的展現，給予身體攝影更豐富的情感元素。像任航所言，他從不認為他的作品與情色有關。身體的語言，觸碰深刻的情感領域，卻同時是生活中自然而受忽略的部分。▶